



1955年秋,乐山城区一角。 方长哲 摄

淡泊笃实

1984年,方长哲调到市文化局工作,直到2000年退休。在此期间,他不断以自身所长,助推乐山摄影的长足发展。据老摄影人蒲运乾回忆,方长哲经常在工作之余参加摄影沙龙活动,讲授摄影知识,对摄影爱好者帮助很大。“我们喊他老师,但他总是非常谦逊,知道的知识倾囊相授,不确定的东西从不夸夸其谈。”曾多次在摄影沙龙与方长哲交流的钟俊华告诉记者,方长哲就是业务精湛、为人正直的乐山老一辈摄影人的典范。

退休后,方长哲的“摄影梦”终于得以喷薄。为此,他不惜重金换相机、买电脑,下功夫钻研摄影技术。乐山学者魏奕雄书写了不少关于乐山的书籍,其中的老照片配图不少来自方长哲,他评价方长哲是“不染烟霞,不慕奢华,衣食简朴,淡泊笃实。方长哲唯一的酷爱就是好摄影。”

方长哲摄影之“痴”,书画家祁德懋印象很深。“一次,他带我们爬山去拍马边的夜景,选取的机位非常好,我第二天就想再去同一个位置再拍一张。”祁德懋说,可当他走到那里时才发现,前一晚他们所站的位置竟然在悬崖边上,“再跨一步就是‘万丈深渊’。”

铭记学习

方长哲去世的消息,让不少乐山文艺人感到悲痛。有人认,像方长哲这样的老摄影师就好像历史的眼睛,把一幅幅乐山美景通过他们的镜头深深地印在人们脑海中,让人们得以体会纯粹的乐山记忆。

2021年,75岁的江苏南京老人李修文到乐山寻觅一张老照片。40多年前,他和爱人曾居住在中心城区张公桥旁一间普通的木板房里。虽然房屋破破烂烂,很简陋,却承载了一家人的生活。李修文说,“家里长辈提议撰写一本家族史,希望能图文并茂让大家记住祖辈的故事,不忘家族的过往。”

李修文千般寻觅,方长哲的镜头里正好记录下一切。2011年,方长哲一幅拍摄于1970年的张公桥老照片在我市举办的“乐山百年光影珍藏”老照片展中展出,照片画面中恰好就有李修文老人曾住过的木板房。这幅摄影作品在作为乐山城市发展的见证之余,又成了李修文留住的乡愁。

“方长哲老师为宣传乐山不遗余力,用镜头忠实记录家乡的人和事,他因平凡而伟大,因和蔼而可亲,因执着而厚重。他是优秀的文化人、摄影人,他值得我们铭记、敬佩、学习。”在方长哲的追思会上,悠悠的栀子花香里藏着人们丝丝缕缕化不开的思念。(本文图片由李惠宁提供)



方长哲和小朋友分享摄影作品

平凡中来

1938年,方长哲出生在峨眉山市九里镇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,在他之下还有两个弟弟。1951年,13岁的他因家庭变故,被迫在只念了一年初中的情况下退学,迫于生计进入中心城区一家名叫“晨风”的相馆做学徒。

从“晨风”起步,自此乘风而上,方长哲与摄影一辈子的缘分就此结下。

“老方于我亦师亦友,得知他去世的消息,我整夜睡不着觉。”同为摄影家协会会员,和方长哲为多年挚友的罗铸鼎告诉记者,他与方长哲结识于方长哲在相馆时期,“后来他到了文工团、文化局,虽然工作职务在变,但对摄影的热情从

没减退。”

一件轶事可为之佐证:1952年冬,方长哲回到家乡看望父母兄弟。冰天雪地,寒风嗖嗖,他看着两个弟弟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破棉衣,形同乞丐,便为他俩拍下了人生中的第一张照片。46年后,同样是冬天,他在同一地点为两个弟弟又拍了一张照片,此时的弟弟们穿着合身暖和的军大衣,微微带着笑意。

后来,方长哲将照片合为一组,取名《从困苦岁月到幸福晚年》,投稿并入选由中国艺术研究院、《中国摄影家》杂志社等机构主办,并在炎黄艺术馆展出的“百姓百年”首届中国国际摄影双年展,成为中国百年沧桑巨变的一个见证。

岁月留真

在相馆当学徒期间,方长哲对各种相机的使用技术逐渐驾轻就熟,却依旧没忘记继续深造。通过刻苦自学,1956年秋天,他成功考上峨眉师范学校。

1959年临近毕业分配时,方长哲本已经响应号召报名去边远的凉山当教师,但没想到乐山要组建文工团(原乐山眉山话剧团)。当时,团内的负责人到学校选拔时听他唱了一首歌,非常满意,遂通知他毕业后去设在乐山师范学校的乐山专区文工团训练班报到。

经过专门的声乐、器乐以及舞蹈培训后,方长哲成了一名专业演

员,一干就是24年。期间,他曾随团去各地慰问演出,还有幸到成都金牛宾馆演出话剧《脱鞋下田》。

演出之余,方长哲也没舍弃自己的照相手艺,“承包”了团里剧照的拍摄工作,留下乐山文艺不少的影像记忆。在个人作品集《岁月留真》中,他自述,“我没有离开过照相机。从使用国产的玻璃底片,到用黑白胶卷、彩色胶基、反转片;从修相片‘点沙眼’,手捏气球快门照相,到使用数码相机,运用电脑PS,我见证了摄影器材和技术的演变与进步,也用照相机记录下一些珍贵瞬间和人生轨迹。”

方长哲的『摄影人生』

记者 杨心梅

5月25日,还有两个月就将迎来84岁生日的乐山摄影人方长哲溘然长逝。5月29日,方长哲爱人李惠宁用浸满悲伤的文字记录老伴生前几天的生活印记,借此送别爱人、通报亲友——

“你拄着拐杖从客厅窗户走到饭厅,穿过走廊,迈步前行……上了十级台阶,下了十级台阶。接着,又下了十级台阶,上了十级台阶……那上上下下四十步台阶,彰显着你顽强的生命力!有尊严地活,有尊严地去!”



1975年秋,竹公溪。 方长哲 摄

长篇小说《北京到马边有多远》连载④

让村民过个暖冬

林雪儿

林修和金雨生骑着摩托,在村里各个基建点来回穿梭,解决临时发生的各种事情,包括电费、用水、建筑垃圾的堆放、临时厕所等等。他们每个人都有一本随身携带的小本子,在晚上记着明天要完成的事。

一天马格发来微信,问他是否还活着?林修才发现很久没和马格联系了。林修问公司上市准备得怎么样了?马格发了几个字,说活着没意思,他想去大西北种树。林修说等你忙得没有一刻去想意义的时候就找到意义了。

林修像陀螺,被事务抽得团团转,其实他也希望有发呆的时间,想一想活着为什么,这种时候才会感受到个体生命真切的存在。还有就是读书,会让时光与眼前暂时剥离。读书会的人员增多了,阿朵和阿尔布有时也会带着几个孩子前来。他们读苏东坡,读历史,林修还是读万物签名,到后来有些艰深晦涩,但奇怪的是阿朵对阿尔玛的一切都感兴趣。阿尔玛长大了,成了一名研究苔藓的专家。可能是一种经验的陌生,也可能是太远的远方,带给大家一种模糊的向往。阿尔布甚至不知道在说什么,但是他安静神往的样子,让林修觉得世上有些东西真是讲缘分的。

冬天很快降临山里,好像去年的雾还没散尽似的,只那么一眨眼,山里很多时候都是雾茫茫一片了。村民们大多挪了地方,火塘的火又在别处燃起来,天冷起来,出行有了雨靴,村民们感激,自发清扫落在公路上的建筑泥沙,打扫已经修好的场地上落的落叶。雨沥和市纪委书记来村上视察,发现住在棚里的有些村民棉被薄,对林修他们说,要让村民过个暖冬。林修他们在网上买了电热毯发给大家,又组织专业电工检查了各处棚户区线路。

“天再冷,有我们。”林修在村里微信群的一句话,引来好多人点赞,鬼针草说:“国家摸得着了。”

李芒说:“国家是什么,就是政府吗?”

阿果说:“我们总说国家会管的,国家会管的,这个国家不就是政府吗?”

林修说:“国家说穿了就是脚下的土地和我们,因为政府也是由人民组成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组成国家的一份子,国家有难,匹夫有责,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现在扶贫是国家政策,是领导这个国家的共产党对贫困人群的关注。没有人注定生活在贫困中,救助穷人是国家的义务,是求人类共同发展。我们每个人都要在这个政策中尽自己的责任,贫的脱贫,富的帮助他人脱贫。”

金雨生对林修竖了大拇指,说他就是站得比一般人高。李克说他也知道这个意思,但是说不清楚。

林修说:“很小的时候,就听父亲吹牛,他嘴里总是一些大词,我听不懂,就翻书,记着一些。”

“这么久了,我们也不好问,你父亲也是个领导吧?”李克问。

“领导我妈而已。他就是个胡同里拉黄包车的,不过那嘴说出话来,倒把人给吓着,以为他在中南海工作呢。”

林修怕给父亲打电话,他总拿他和马格比,说他在山里误了时间。马格天天和太爷爷守在一起后,他又担心,说马格会不会从此废掉。听说马格把公司都转给了别人,父亲比姑妈还心痛,问林修什么时候能回家一趟,和马格谈谈。

林修只是笑,说等过年的时候回家,也许还会给他带个儿媳回去。父亲高兴了,骂了句臭小子,说谢歌都来过家里了。林修问真的吗,她怎么没

和我说过。父亲说她来看马格,是个有礼貌的姑娘。林修心里蜜似的,倒真是盼着过年了。

各处的修建紧锣密鼓地进行,看着房子一天一天长高,林修和村民们一样高兴。

阿约结业回到马边,在一个电厂找到工作,他带着大肚子的妻子来向林修致谢,说孩子出生了,让林修给取个名字。林修笑说他可不懂彝族人的名字,再说他也没权力。林修问阿尔布在家做什么?阿约说,那小家伙入魔了,发疯一样读书。“我学了这么久,她强迫一些简单的字。可阿尔布竟然能看书了。”林修说阿尔布是有些天才。

阿约说:“我我心里暗暗高兴,他总是让阿尔布坐在火塘边读书,阿尔布喜欢吃板栗,他就烧好后剥出来放在阿尔布面前。”

林修问:“你爸还是不同意和你们一起搬下山吗?”

阿约说:“正想说这事,我爸说,他也愿意把老房子抵给村里,黑松林是高了点,但如果将来村里发展牛羊养殖什么的,那房子也可作临时公棚。”

除了回乡的村民,来村上慰问的领导 and 各界人士越来越多,省纪委网站要在春节编排一组关于“第一书记”的文章,印梅都不知道写什么了。林修说:“没新闻最好,让雪鹤村安静过年吧。”

一封信从报纸中落了出来,林修的信。印梅高举着,说:“穿越了,这年代还有信倒是真正的新闻,女朋友的?”

林修抢到手,原来是阿鲁写来的,说他已经分到连队了,他们连在开展一个活动,写一封家书,他想来想去,觉得给林修写信最有趣。

(未完待续)

做好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 履行“健康第一责任人”职责



1 学习健康知识



2 做好健康监测



3 增强社会责任感



4 科学防控,不紧张、不松懈

中宣部宣教局、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 指导

中国健康教育中心 制作